

UNGLUUMENGRUEK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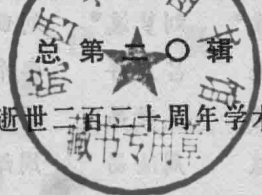
红楼梦学刊

2

1984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四年 第二辑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专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07·411
17/84(2)
红楼梦学刊 2

封面设计：张占甫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四年第二辑
总第二十辑

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印刷：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发行：天津市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2820信箱）
国外代号：Q188 代号：6—37 1984年5月15日出版

天津市报刊登记证第008号

定 价：1.08元

目 录

- 论《红楼梦》的历史容量.....杨光汉(1)
- 笔写狂澜,诗融雅俗
- 曹雪芹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何永康(35)
- 诗化的小说
- 《红楼梦》艺术初探.....庄克华(61)
- “淡淡写来”及其他
- 《红楼梦》描叙大事件大波澜
的艺术经验.....刘敬圻(81)
- 《红楼梦》中的悲剧情节.....徐扶明(103)
- 异地则同,易时而通
- 《堂吉诃德》的前言和《红楼梦》
第一回比较.....刘梦溪(127)
- 楔子·序曲·引线·总纲
- 《红楼梦》第一回析论.....朱淡文(137)
- 《红楼梦》语言的地方色彩.....王世华(157)
- 《红楼梦》中的婚俗.....高国藩(179)
- 域外人谈红楼
- 留学生教学札记.....马瑞芳(197)

论十二钗的悲剧·····邱瑞平 (207)

出水芙蓉不染泥

——兼谈“宝玉探晴雯”在庚辰本

与程甲本中的异文·····陶建基 (235)

探春远嫁蠡测·····张庆善 (251)

关于香菱学诗·····万萍 (261)

浅谈靖本《石头记》的渊源及与其他抄本正文、批

语的异同·····王惠萍 靖宽荣 (274)

论“恒文致静泉二函”及“原本石头记”的流传

——兼与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教授商榷·····胡文彬 (290)

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初探·····张书才 高振田 (308)

关于《红楼梦》时间进程和人物年龄问题的探讨

——兼论电子计算机在红学研究中

的初步运用·····彭昆仑 (322)

红 楼 一 角

甄宝玉即假宝玉也

——与陈诏同志商榷·····金实秋 (194)

关于塔湾行宫·····朱福娃 (272)

红 学 书 窗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著)·····舒汛 (230)

《红楼梦研究论集》(周绍良著)·····樵童 (102)

《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吴新雷 黄进德著)·····初民 (260)

《石头记探佚》(梁归智著) 宏 康 (34)

红 学 动 态

-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
召开..... 申文甫 (342)
- 曹雪芹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 周扬同志在会上
发表讲话..... 王德恒 (59)
- 本刊召开第五次编委会..... 陈 石 (232)

台 湾 红 讯

台湾出版《程丙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质 堂 (250)

红 楼 画 廊

- 曹雪芹像..... 崔 濯
- 迎亲图..... 黄定理绘 陈 明摄
- 红楼印谱..... 熊伯齐

论《红楼梦》的历史容量

杨光汉

一 请君着眼护官符

借用戚本第四回总评中的这句诗做小标题，不是想重开关于“全书总纲”的争论，只想说一个问题：《红楼梦》中有没有“四大家族”？

为了说明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请让我们先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红楼梦》第四回里，门子出示的“护官符”上有四句俗谚口碑，分别提到了贾、史、王、薛四个“本地大族名宦之家”。这样，小说问世后，读者便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这四个家族。初读此书的人，对里面的众多人物弄不明白，也是得借助“护官符”提到的这四个家族的线索，才把他们的关系理清楚。在清人的批语、札记中，已把“贾史王薛”并提，但还只称为“四家亲戚”，不曾见用“四大家族”的字样。据我所看到的资料，首先用“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来称说贾、史、王、薛四家的，是黄升能。他那篇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香港《大公报》上的一千字的短文，题目就叫《〈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

教育,这位作者大约是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提法中受到启示而写作这篇文章的。他不说“贾史王薛”而说“四大家族”,不是一个语言上标数概括的问题,而是赋予了它以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过了二十多年,大约是一九七三年前后,据说毛泽东同志说过:《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于是,《红楼梦》评论者便普遍采用了这个提法,到了几乎每篇文章都少不了这几个字的程度。此后,过了五、六年,这才出现异议。一位红学前辈明确提出:他在《红楼梦》中实在没有看到“四大家族”,只看到贾家这“一大家族”。不久,这话得到了另一位红学前辈的支持,写成文章加以阐发^①。此说一出,颇有影响,致使后来发表的不少红学文章,都悄悄抹去了“四大家族”的字样。那或者是赞同了新说,或者是各自文章的题旨不同,暂时回避开这个有争议的提法。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至今仍在用“四大家族”的概念。我想,那倘若不是未注意到“一大家族”之说已出现,恐怕就是包含着不附和新说的意思在里面了。

“一大家族”之说提出以后,我曾思考过,但终于没有接受。重审自己已发表过的文字,感到虽曾用过“四大家族”的概念,似不必后悔;将要发表的文字,也似不必对这几个字加以改动。因为我觉得“只看见一大家族”之说尽管很有启发性,但总嫌说得绝对了一点,与小说的实际有出入。当然,诚如新说的主张者所讲的,“‘护官符’也只是‘护官符’,并不能代替全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②但事实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四大家族”的提法,并不是仅仅根据葫芦僧口袋里装的那张单子作出的概括,而且在红学界,好象也没有谁在文章中主张“护官符”就等于一部《红楼梦》。曹雪芹揭出“护官符”实在并非

“只是护官符而已”，并非“只是一般的泛论”^③。书中，冯渊终于“逢冤”，贾雨村终于由对凶犯“大怒”转为笑向葫芦僧讨教葫芦案的判法，总还是古典文学中少见的准确而生动的艺术描写。而事后他所以“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正是表明，“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四大家族”确实存在吗？否则，薛家公子的官司，干他“贾不假”和“金陵王”何事？若不是因为这四家“连络有亲”，史家小姐何以成为贾府的“老祖宗”？王子腾的妹子又怎么生个儿子姓贾名宝玉？总揽贾氏荣府家政大权的人怎么是王家生的女儿？薛家大姑娘又为什么偏要往贾家嫁？主张“爱情主题”说的同志认为只消抓住宝黛爱情这个“主要情节”，就能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讲清。但我们知道，要说起宝黛爱情，就避不开“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而那“金玉良缘”不又正好是“护官符”在婚姻问题上的落实吗？王熙凤所以必须置尤二姐于死地，并且能够顺利得逞，让贾琏也不敢吭声，那除了凤姐个人品质、手段方面的原因外，恐怕从根子上讲，还是尤二姐那个“贱骨头”（贾母语）不自量力，企图向“护官符”规定好的关系“争锋”（贾母语）的缘故。可见，说是《红楼梦》中“只有一大家族”，是不符合小说实际的，至少是欠准确的。

当然，若“一大家族”的提出，旨在说明《红楼梦》虽然写到了贾、史、王、薛四个大家族的人物，但主要写的还是贾府一个大家族的盛衰，话到此为止，那样，即使表达欠准确，倒也没有什么必要去议论。问题是“一大家族”说的本意实不在此，而是要由此说明一个大道理：《红楼梦》并没有反映出封建王朝，更没有反映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因为小说

既然只写了一个大家族，而一个家族在宦海中的兴亡继灭本是封建社会中的常态，几千年来不知有过多少例子。——本旨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对“一大家族”之说认真考虑一下了。

是的，一个家族的由兴而亡或盛衰数化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要找多少有多少。春秋战国时那些有姓有氏的、起起落落的大族，不说了，仅看第一二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汉的情况，就已够惊人。翻开《史记》、《汉书》所列王侯将相、百官公卿的年表，“自杀”、“诛”、“族”、“弃市”、“废”、“夺”、“国除”、“绝”等字样，比比皆是。这些，当然无损于整个王朝。秦丞相、文信侯吕不韦被逼死，长信侯嫪毐灭宗，秦始皇的政权反而更巩固。西汉初年韩信等六个异姓王被灭，景帝时刘濞等七个同姓王伏法，西汉封建政权反而加强。所以，确如舒芜先生所说，倘若有人以为司马迁写出了《淮阴侯列传》，“便已经‘反映出’汉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在公元前两世纪就要‘必然崩溃’了”，实在是“可笑的话”④。

但我以为，《红楼梦》到底不是《淮阴侯列传》，因为一乃文学作品，一属历史传记。作为真实的历史传记，韩信本人被诛，三族被夷，诚然也有典型意义，但那是历史范畴中的典型意义。太史公认为其意义在于伐功、矜能，天下已集却还要谋叛，故斩草除根、“夷灭家族，不亦宜乎”？韩信则认为他自己的命运，典型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一条规律：“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所以，“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但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自不同。它的典型意义是文学、美学范畴中的典型意义。因此，《淮阴侯列传》不能包括它，它却可以包括《淮阴侯列传》。比方说，贾雨村“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门子）才罢”，那门子不是也有

点“走狗烹”的辛酸么？蒋和森同志说：《红楼梦》“可以容纳得下一部二十四史。”^⑤ 我以为他这话，不算夸张。

因此，别说《红楼梦》中写了“四大家族”，就是真的只写了“一大家族”，只要它确实达到了“容纳得下一部廿四史”的深度和广度，那么，我们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也就未为不可。（下面还要再谈到这个问题。）

从这点来说，想要证明《红楼梦》没有反映出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其实用不着先证明它没有写“四大家族”。因为倘若作者写得不深，别说“四家”，“四十家”也反映不出；写得深，“一家”也可以反映出，正如反映骑士制度的没落，一个堂·吉珂德就够了。

但曹雪芹为什么不只写“一大家族”而要写“四大家族”呢？是他没有本事象塞万提斯那样做到“一以当十”吗？不是的。相反，是他心比天高，本事也大。他追求的不是“一以当十”，而是“一以当千”，“一以当万”。他要反映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兴衰，而是还要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他要概括的不是一个短时期的历史，而是三千年等级制社会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请注意葫芦僧对“护官符”的说明：“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姓名，各省皆然。”“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薛蟠）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的，本亦不少。”“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这“连络有亲”，这“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已经把用血缘纽带维系起来的两千年来

的封建宗法制，甚至三代的奴隶等级制的本质特点说到家了。这“各省皆然”，还有“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已经把这张统治的恢恢大网编织出来了。而“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说明象贾雨村这类官员靠巴结这张网起家，又参与了这张网的编织，使它更为严密和有效了。这张网的结成正是决定这个社会之性质的东西。正如辛迪加、托拉斯的大网决定了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性质一样。没有这张大网，又怎么兜得住曹雪芹要表现的那丰富无比的社会矛盾呢？我想，这样来看“护官符”中提出的“四大家族”，就不必拘拘于查考小说是否也同时写到史、王、薛三家“俱荣”的问题了。晚清评点派红学家护花主人王希廉在这回书上有眉批，他说：“护官有符，普天下为知县者已奉为圭臬矣！”“亘古如斯，可发一叹！”^⑥他好歹还是看到了曹雪芹安排“四家亲戚”的用心。一个“亘古”，说了时间历史之长，一个“普天下”，说了空间地域之广，够了。

“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曹雪芹是在这张大网的广阔、深远的背景上来解剖麻雀，展开全书故事的。我们恐怕也要紧紧联系这个背景来看待他所写的人物故事，才不致辜负了作家的良苦用心。

二 富贵流传，虽历百年

葫芦僧出示的那张“护官符”，在各句谣谚下均有注解。今照录如下：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在籍。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

文中注解，在程高百二十回本中删除干净，一般读者都不知道；一九八二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研所整理的新版《红楼梦》将它恢复了过来，这是完全正确的。

这些注解的性质与经学家们的笺注不一样，也不同于今日作家学者为自己著作的正文所作的补充和注释。它本身就是《红楼梦》的正文，是葫芦僧抄在那张“私单”上的。若要细分，则大字记的，是流传在百姓中的口碑；小字，是地方官员们在对“四大家族”的房分进行查访后，自己写下的备忘录。（当然，这一切又都只不过是曹雪芹的艺术虚构。）

这四条啰里啰嗦的注释，实在没有什么文采。然而却颇为重要。因为一，现实主义要求细节的真实。加了这几串小字，可就“煞有介事”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二，它要补充说明组成这张统治大网的人员之众。仿佛是作家借此在告诉读者：“四大家族”衣食租税者，岂止石头道出姓名来的几十位哉？其人固众，书中所写，不过举其类以示众而已。在后面第十四回中，作者又借给秦可卿送殡的机会，补开了一串名单：什么镇国公牛清之后，理国公柳彪之后，齐国公、治国公、修国公、缮国公之后，……等等。既然“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那么，应天府知府贾雨村有一张写着“四大家族”的“护官符”，长安府知府、“平安州”知州的口袋里为什么不

兴装一张“五大家族”、“七大缙绅”的“私单”呢？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层次：荣府——贾府——四大家族——四王、八公、九侯、十伯。作者要重点描绘的荣府，就这样作为解剖的典型托出来了。这恐怕就是脂砚所说的“有隐有见（现），有正有闰，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秘法”的一个表现吧。我以为，这些都是曹雪芹为了加深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突出红楼人物，故事典型意义的有心之笔，决非“只是一般的泛论”。他这样安排层次，如同他在处理其它艺术问题时一样，都不仅有着清代现实生活的依据，更有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垫底。

比方宁荣二公之灵对警幻仙姑说的那段话，历史的内容就厚实得很。那话说：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

这里，“百年”二字便不是一个随便拈来的数字。就小说本身来说，那是因为从宁荣二国公传到贾府辈分最小的公子贾蓉、贾兰，中间经过代化、代善，贾敬、贾赦、贾政，贾珍、贾琏、宝玉，前后共五代，估算下来，正合这“百年”之数。

但大家知道，那宁、荣二公不过是虚设的名字，贾母排为荣公的儿媳妇辈，自也是虚设的辈分。为什么作者不再多虚排几辈？光从小说的人物设计来看，确实是并无不可的。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这就要从曹雪芹所依据的客观现实生活素材去考察了。

首先，我们来看曹雪芹的家世。大家知道，曹家的富贵，

是从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开始的。振彦之父世选大约在明万历年间被满洲军队俘掠为奴，不久就跟了多尔衮，属于“从龙入关”的包衣。于是，从振彦开始，便正式踏上仕途。曹振彦由吉州知州而大同府知府、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然后传到曹玺、曹尔正，曹寅、曹荃、曹宜，曹颀、曹頔，一直身居要职。由曹振彦到曹雪芹零落之时，正是五代人。这个家族功名奕世，富贵流传，也是“百年”左右的时间了。

我们排比这个时间，当然不是要论证《红楼梦》是曹家家史，只是想说明小说与素材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赫赫扬扬的江宁织造曹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值得研究的对象；而从文艺学角度说，曹雪芹要解剖生活，就近取材，选用“亲见亲闻”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也正是完全符合创作规律的事。现在，我们倒是应该为曹家家世的详情细节还很不清楚感到遗憾，而不宜对从事“曹学”研究的专家学人多所指责。“曹学”理应受到“红学”的尊重和感激。

当然，将曹家和《红楼梦》中贾家的辈分进行排比也只是说明了现象。若不留心，还可能由此重蹈新红学派的覆辙。曹雪芹所下的“百年”二字的本旨，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再去寻找根据。

先来看清朝历史。从顺治帝定都北京算起，到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一七四四年^⑦，正好是一百年整数。顺治至乾隆共四代皇帝。（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时间之长，为历史所仅见。否则，也该传五代了。）

这个数字，和《红楼梦》中说的“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又是大体吻合的。于是，不能不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这到底是巧合呢，还是曹雪芹有意为之？

倘是巧合，另当别论；倘是有意为之，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想：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不仅要把曹氏家族这个社会细胞作为典型来解剖，而且还想把清王朝这个中国历史长链条中的一环也概括进去？倘若我们承认《红楼梦》不是一部曹氏家世的实录，而是有虚构的成份，那么，那用来虚构的材料，就不好说没有清廷的东西了，从而，我们的推想也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了。何况还有“借省亲写南巡”之类的脂批可以作证？

看来，“百年”的依据，已不算孤证，值得思索而得出结论。但我还想对我们祖国悠久的历史作一番考察。

周朝，开国无确切纪年，不好说；秦，是个短命王朝，不去说；就拣几个命长的大一统王朝来说吧。西汉，刘邦开国后二十七年，灭吕党；五十二年，七国之乱；八十四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东汉，刘秀登基后六十七年，灭窦太后势力，创宦官用事先例。一百年整，灭邓太后势力，宦官、外戚共同专权。唐，开国后七十年，武后大杀唐宗室，八十七年至九十四年间，政局极度动荡，政变七次，更君四次。北宋，开国后八十四年，社会矛盾激化，实行新政，从而又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百零三年王安石变法，自此以后新旧两派党争日趋激烈。元，从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算起，九十七年而亡。明，英宗到宪宗时期，即开国后百年前后，开始衰败，宦官专政，从此党争不止，谏臣廷杖致死的现象大量出现，为历代所罕见。

从上列这张单子，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的一些较大的王朝往往在开国后不久便会发生一些政局上的动乱，或大或小，或早或迟，其数不定。这个不定数，反映着历史演变的一些偶然性因素，因为历史毕竟不是按数学公式来精确演化的。但有

一点仍值得寻味，那就是：在开国后百年左右时间里发生的矛盾、动乱，常常成为一个王朝盛衰的分水岭。阶级矛盾激化，内部争夺激烈（有时还有较突出的民族矛盾）。百年之后，尽管有的王朝还一度“中兴”，但总的趋势仍是较清楚的，那就是：由上坡而下坡。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种“运数”在冥冥中支配着？从秦朝以来，没有哪一个王朝（两汉、两宋分开算）的国祚超过了三百年，这是偶然的数字上的巧合呢，还是有某种必然性包含在里面？我想，恐怕还是有某种必然性在吧。那就是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缘故了。试想，天下到手，养尊处优，嫔妃妻妾如云，儿孙成群结队，尸位素餐者众，奋发有为者寡，包袱累累，积重难返，怎不会由锐进变为钝弩，新生转向腐朽，统一走向分裂，亲亲化为仇仇呢？正如冷子兴所说的：“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也正如贾探春说的：“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面对这样的局面，宁荣二公之灵用一句话作了总结，叫做“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

为什么不可挽回？因为这种转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的，矛盾是他们自己制造而又为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什么世袭呀，封赏呀，什么联络有亲呀，共损共荣呀，什么君君臣臣呀，父父子子呀，得靠这一套，才有他那个王朝的存在，虽然正是这一套，必然要导至他那个王朝的灭亡。请看《贞观政要》所辑的唐太宗与魏征等人的谈话。他们君臣的头脑多么清醒，始终在为李唐王朝的绝续而忧心。但实在也无法保证它千秋万世。

王朝盛衰的命运，既然是由地主阶级的本质决定的，那么